

一甲子的文学情缘：爱土地、爱树林(二)

——《他还年轻》的台湾田园诗人吴晟

谊延续至今！

卅年后喜与吴晟会晤

9月23日傍晚6时，我依约出现在怡丰城(Vivo City)预演现场。电影上映之前20分钟，发现有一对夫妇，正在不远处与本地年轻文艺爱好者合影。我趋前看个究竟。“他不就是诗人吴晟吗？”我心忖。就在这时，有人趋前细声对他说：“寒川也会来！”我知

道不该袖手旁观，默不作声了，便走前两步向吴晟问好，并自我介绍：“我便是寒川！”

那一刻，我与吴晟紧紧握手，与此同时，他从手提袋里拿出《他还年轻》诗集，我也回敬诗集《高粱三题》；我们都有备而来！

我后来也才知道，低声通知吴晟的，便是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符诗专副

教授！

由于电影即将上映，不宜妨碍吴晟伉俪的用餐时间，便径直走进电影院。开幕礼《我记得》讲的是台湾传奇姐妹朱天文和朱天心的成长轨迹与生活经历。多年前我买过她们的著作，虽然这些书都已送往印尼，而今再看电影记录，也是一种记忆的补白。

隔天是周末，承蒙李主任安排，我约了李宁强和谢双发两位诗友，下午前去“艺术之家”拜见吴晟。聊了一阵子，在那儿与吴晟及李主任共5人合影之后，吴晟建议回去他下榻的酒店长谈。四人于是离开该地。李主任因职务在身，留在“艺术之家”！

我带去了拙作《世说寒川》及70年代的三册发黄陈旧诗集《红睡莲》《在矮树下》《树的气候》给吴晟。其中，《树

的气候》是几年前，挚友黄嘉昌知道我已无此书，割爱送回当年我题赠给他的诗集！

我知道，1944年出生的吴晟生长在农村，看树爱树，1963年7月发表于《文星》的第一首诗，便是《树》。

吴晟早已有《在矮树下》《树的气候》，但不是签名本。他不介意我转赠黄嘉昌送回的诗集。以诗会友，台湾乡亲杨树清说我在20年前寄了这两本给吴晟，我却觉得似乎更早，或许已有30多年之久；重要的是，为何我没签名？……

李宁强退休前是电视台编剧和导播，在这方面有多年的经验，和吴晟交流融洽，我和谢双发偶尔插上数句。李宁强和我都是金门人，而谢双发的两位女儿目前仍在台湾深造。真巧，我们四人在地理

环境上是如此地接近！

我注意到床头旁茶几上躺着我的诗集《高粱三题》。他一定是昨晚睡觉前翻阅吧！我不也是如此？昨晚就寝之前读了他的几首诗。

也许是最后一册诗集

吴晟出版过散文集《农妇》《吴晟散文选》，及诗集《飘摇里》《吾乡印象》《向孩子说》《吴晟诗选》《他还年轻》等等著作。早期作品《负荷》自1981年起被收录在台湾国中国文课本，诗中“阿爸每日每日地上下班／有如自你们手中使劲抛出的陀螺／绕着你们转呀转”等经典名句是当时青少年的共同记忆。此后，十余篇诗文收入教科书中，吴晟早已成为台湾广为人知的诗人之一。

他表示，《他还年轻》也许是最后一册诗集，收录了他发表于2001至2014年的仅有52首诗作。我心想：《他还年轻》是他睽违14年后的心血，而我去年底出版的《高粱三题》，距离上一本诗集却是21年。或许，我们都少产，”写作进度太缓慢”（吴晟语）！

在旅店聊至傍晚5时半方才结束。作客的我们起身殷殷



2019年，吴晟专程飞去温哥华拜访亦师亦友的痲弦



闭幕礼座谈会。
右起(反时钟方向)：邓宝翠、吴晟、林俊颖、马岳琳



吴晟回答观众的提问